

第三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諸子集成

荀子集解

第三册

河北人民出版社

諸子集成

荀子集解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栝蒸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本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黃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儿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諷橫生。攘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韻。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掠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治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恆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傳。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攷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不絕俗間本作傳。晉書荀卿傳注引荀子序作荀卿本作申序三十二篇四字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另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韓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參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一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紅陰趙曉明徵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鑒槎客吳縣朱與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弨紹弓嘉善謝墉金國輯校。(輯諸家不具列)。未錢大昕跋。見校勘補遺一卷。此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圈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圈。全錄校注。加盧文弨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接靈郝氏繫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茲全採入注。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禮司本。襄士禹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獨賣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敍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敍佚文並見茲全採入注。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除史志外非附荀子書
義及板本考荀子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荀子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

〔舊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別集類 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載國越人荀況書「又」楊保謨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

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

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

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

試祕書省校書郎前知溫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干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

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祕書丞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

直講上騎都尉賜绯魚袋臣黎錦。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

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祕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绯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

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尚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充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參知政事上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錢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寃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臯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吳於王前向以為孫臯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

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平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為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楊雄以為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方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之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餚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為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僞。非諫爭。倣災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

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為荀卿。
〔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為十二卷。至倞始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

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九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育。簡書可繕寫。舊書至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安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穢穢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又〕勸學篇。青出之藍。

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興政台州所集。監本舊為五帝而刪。注文當五泰。注云五帝也。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藏本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為蘭陵令。亦曰荀卿。漢

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七篇。定著三十三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為二十卷。復為之注。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譌。意其不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况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已。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特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為真僞之僞。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况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多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琅書目一宋版子部」纂圖互註荀子一函八冊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序後有欹器大路龍旗九旂三圖。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分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一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註。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例。與經部宋本毛詩周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又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函十冊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麗澤編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傅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傅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並事要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

字。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闢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買劉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音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版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佃得元豐國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為精好。予又藏呂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
大字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翰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補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堯圃先生云：楊倞序，元和十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槧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於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廬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殆監本。

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觀。然如君道篇。在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釋
樂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政為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
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藏於周君收藏。蒐羅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槩印本。在東城藏書
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槩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為蒐羅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
之士禮居。潤賓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墓園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別本一
唐世德堂刊本一廣雅刊小字本一盧文弨校刊本惠校本

〔謝墉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
若談天雕龍矣。較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竝稱久矣。小
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賈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
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篇。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
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映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
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輒於議兵篇對李斯之間。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
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秦之弊。乃蘇氏讀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
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
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

見用於春秋。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獨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雖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樸昧。闡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謫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繕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或俱書本字。証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歇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秋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尙有詩

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贍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敍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議。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竝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之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為之為。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詩疏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平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縟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竝衡。以是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剗切錚于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畢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卽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

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卽為耳。孟荀之旨。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卽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迨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旨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矇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躉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謳謗。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爲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爲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爲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爲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志校荀子後敍〕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